

曝書亭集詞註卷二

蘇淑芬著

嘉興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學集成
長白
繼昌
參

江湖載酒集中

木蘭花慢
上元 七修類稿唐開元間謂天官好樂地官好人木
官好燈上元乃三官下降之日故從十四至十六夜放

燈後增
至五夜

今年風月好正雪霽鳳城時
事原秦繆公女好吹簫鳳降其城因把
號丹鳳城其後言京都之城曰鳳城把

魚鑰都開
芝田錄門鑰必以魚取
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鈿車溢巷
見卷一正
火樹交枝
見卷一十四夜

參差鬧蛾歌後
金門事節上元戲為聽笛家齊和落梅詞
揆燈蛾亦名鬧蛾兒
詞譜笛家齊
柳永樂章

集注仙呂宮樂錄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
溫庭筠詞蕭蕭垂
柳永樂章

朱彝尊之詞與詞學研究
紅樓不閉葳蕤

蘇淑芬著

文史哲學集成

朱彝尊之詞與詞學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①⑨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朱彝尊之詞與詞學

著者：蘇 淑 芬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朱彝尊氏在清代學術界以經學爲主，其成就亦大，其詞學雖爲餘事，然影響則極爲深遠，就詞史而言，朱氏之詞綜，綜貫數代，最具有搜羅補遺之功。就詞品而言，朱氏高倡雅正，尊崇姜張，逐漸演爲浙西派。於江左詞學之開發宏大，無人可及。由是引發常州詞派之興起，標榜寄託與之抗衡。兩派詞學相互推衍，趨之末流，又有融和之勢。然清室已覆，詞學之命運亦與之俱衰。總覽清初至清末兩百餘年中，朱氏之在詞壇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本書專就朱氏之詞作及詞學加以研究，旨在評估其創作之優劣並探討其詞學之得失及其影響，共分六章。第一、二章，略述朱氏時代背景，兼論其生平與交游。第三章乃詞論之探討，以期建立完整系統。第四章論詞綜之整理及其優缺點。第五章專論江湖載酒集詞、靜志居琴趣詞、茶煙閣體物詞、蕃雅集詞、第六章綜述其詞風特色，末章爲結論，統敘後世評騭及反響。至朱氏之經學、樸學至爲淹博，非本書作者學力所能窺其全貌，故略而不述。

詞之爲體，綿歷千餘年，窺幽幽深，風華無限，在文學史上自有其特定地位。然至今日一蹶不振，

竟淪爲欣賞閒談之一助。此中之消長升沈，殊堪探索。一文學之體裁必有其「原貌」，一文體之興起自有主觀與客觀之需求。就詞之原貌而言，敦煌雲謠集、五代花間之作，與原貌最近。以其與人之生活相去不遠也。及後文人之詞興，以辭藻爲尙；又其後詞人之詞興，以淹博爲能，而後詞與原貌日遠，與生活日疏矣。詞家之分各派，又自標新說，所謂婉約也、豪放也、雅正也、寄託也，皆各有其見地，亦皆各有所偏，猶人之有喜怒哀樂，乃自有自然之節奏。人之情感表達也，原係各循其心境而以不同方式發抒之，此乃情理之正，若必強制其笑而不怒，哀而不樂，猶詞家堅持以婉約爲正，以豪放爲偏也。詞家之高張主見，實非詞學之幸，乃詞學僵化之機耳，若朱氏之標雅正是也。然置其他風格於不顧，詞學之生命遂由群眾性，轉爲高層性，由多層面性轉爲單層面性，視詞原貌爲何如哉。若求詞運之中興必於此中求之，或可得其消息。余究朱氏之詞略有此感，詳加發揮，尙祈高明正之。

朱彝尊之詞與詞學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朱彝尊的時代背景	一
第一節 政治環境的影響	一
一、文字獄	一
二、獎掖之風盛行	四
三、禁止結社	五
第二節 社會環境的影響	六
一、詞風興盛	六
二、地域觀念濃厚	七
三、江浙學風鼎盛	八
第三節 學術思想的衝擊	九
一、理學沒落與考據學興起	一〇

二、考據學與詞學關係·····	一一
第四節 文學思潮的影響·····	一三
一、清初詞壇·····	一五
二、陽羨派·····	一七
三、朱彝尊與浙江詞派·····	一九
第二章 朱彝尊的生平、交游及詩文·····	二七
第一節 朱氏生平·····	二七
第二節 朱氏交游·····	三一
第三節 朱氏詩文·····	四三
第三章 朱彝尊的詞學理論·····	五一
第一節 論詞道非小技·····	五一
第二節 論詞品以雅正爲宗，並尊姜張·····	五七
第三節 論詩語入詞·····	六六
第四節 論南北宋詞風·····	六九
第五節 論詞家一字之工·····	七〇
第六節 論詞藝以聲韻爲主·····	七二

第七節 論詞宜于宴嬉逸樂，歌咏太平·····	七六
第八節 論明代名家詞·····	八一
第四章 詞綜的整理·····	八七
第一節 編選詞綜的動機·····	八七
第二節 詞綜的優點·····	九〇
一、貫串各代·····	九〇
二、網羅百家·····	九四
三、略具校勘辨僞之功·····	一〇〇
四、少錄壽詞·····	一〇五
第三節 詞綜的缺失·····	一〇七
一、標榜雅正，但辨雅無標準·····	一〇七
二、選例不純，菁蕪互見·····	一一三
三、刪詞之題，是詞史之逆流·····	一一八
四、尚有不精，辨僞不實處·····	一二一
第四節 詞綜的影響·····	一二五
第五章 詞的創作——曝書亭詞集·····	一三一

第一節	曝書亭詞的梓行	一三一
第二節	江湖載酒集詞多故國之思	一七〇
第三節	朱氏的艷體詞——靜志居琴趣詞集	一八二
第四節	朱氏的詠物詞——茶烟閣體物詞集	一九四
第五節	朱氏的集句詞——蕃錦集詞集	二二一
第六節	朱氏多游冶酬贈詞	二二五
第六章	朱彝尊詞作技巧及詞風特色	二四一
第一節	詞作技巧	二四一
第二節	詞風特色	二四七
第七章	結 論	二五七
第一節	時人及後世學者的評騭	二五七
第二節	結 語	二六四
參考書目		二六九

第一章 朱彝尊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政治環境的影響

一、文字獄

朱彝尊生於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年），卒於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經過崇禎、順治、康熙三朝代，爲時八十年。順治、康熙時，清人以異族入主中國，時存疑忌之心，對知識分子尤甚。當多爾袞率兵南下之際，江浙恢復之師屢起抗拒，「仗節死義者踵相接」（梁啟超語），個個恥事異族。清廷爲遏止清人反清排滿之情，故採軟硬兼施，武力與懷柔，雙管齊下的政策。一面安撫，一面壓制，此政策表現在學術上則大興文字獄，箝制思想，一面提倡文學，表彰儒術，收拾人心。

順治二年（一六四五）、清廷借黃毓祺詩詞案，首創文字獄，以壓制思想上的反抗，順治五年（一六四八）、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又迭興大獄。康、雍、乾三朝仍頻興文字獄，藉以立威。如康熙二年莊廷隴之明史獄，五十年戴名世之南山集獄，株連七百家者（註一），雍正朝作詩、選文、論史、注經，動輒獲罪。（註二）乾隆朝之詩辭及字書之獄，亦被比附妖言律，指爲悖逆，或治其罪，

或至棄市。（註三）甚至到嘉慶間，王士禎、朱彝尊、查慎行三家詩，都被追勅過。（註四）可見文網之密。朱彝尊在「書花間集後」文中說：

花間集十卷，蜀衛尉少尉趙弘祚編，作者凡一十七人（按今花間所收，自溫庭筠至李洵凡十八家。）蜀之士大夫外，有仕石晉者，有仕南唐、南漢者。方兵戈俶擾之會，道路梗塞，而詞章乃得遠播，選者不以境外爲嫌，人亦不之罪，可見當日文網之疎矣。

朱氏有感之言——「可見當日文網之疎矣」，正反映出朱氏所處時代文網之密。文字之間若有擇詞不當，或無意中牢騷，抑鬱之詞，一經告訐，輒多獲譴。攝管之士，受盡折磨，弄得身心無寧，僥倖不死，已如驚弓之鳥，對政府嚙若寒蟬，誰敢大放厥詞。但嚴懲於後，只是消極辦法。爲防範於前，乃雙管齊下，藉弘獎風流，嘉惠後學爲名，開博學鴻詞科，延攬才士，並屢舉特科，以牢籠士子，廣求遺書，敕編典籍，使才智之士，在故紙堆中討生活，耗精神於尋行數墨之中。正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云：

蓋高宗遠鑒於明末述作，關於遼事者之衆多，近察於漢人之反清觀念深植於社會，於是乃藉「弘獎風流」「嘉惠後學」爲名，一方面延攬人才，編纂四庫，使其耗精斂神於尋行數墨之中，以安其反側；一方面藉收書之機會，盡力搜集漢人數千年以來之典籍，凡不如己意者，悉使之淪爲灰燼。此高宗編纂四庫全書之唯一政治作用也。

四庫之開館，名義是獎勵學術，實際是收安反側，在此風氣下，學者自然避免與政治發生關係。英挺

之士，只得趨向古典學之研求，以爲遣日藏身之具，王易詞曲史云：

史館詞科，士悉歸於羈縻；文獄書禁，氣則被其摧殘。由是好學者入於鑿險絕幽；而能文者逃於吟風弄月。成績雖異，避患則同。

在文字獄壓制之下，對文人影響極大，在明史案中被捕的潘耒于獄中寫詩云：「縱使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註五）同案被捕的陸圻，在臨別時也以「終身不必讀書，似我今日。」（註六）勸戒兒子。又有「人人避席長聞文字獄」（龔自珍詩。）郭麐買陂塘寄都下諸故人詞云：「但寄語燕台，酒人相見，有口且深閉。」（註七）大多數人俯首帖耳。有的只好埋首於訂史考經而變爲經史和樸學家，有的消磨於雕繪浮艷之辭，以詩詞爲敲門磚，歌咏太平，即使有所感觸，也只能藉咏物，咏史來寄託個人身世之感及內心懷抱。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

清代思潮果何物邪？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

學術思潮如此，文學思潮亦然，一切文學自然趨向復古之路，因此無論詩歌詞曲，都逃不出模擬和因襲。作文擬韓、柳，作詩擬李、杜，蘇、黃。作詞擬張、姜，蓋時勢所趨。朱彝尊在此時勢下，藉詠古傷今，詠物寄託，雖文字獄下之產物，亦何嘗非救時補弊之法？主張雅正、講求鍊字，亦正合乎歌詠昇平，逃避文網之時代需要。

二、獎掖之風盛行

清統治者爲徹底消滅漢人的反抗思想，藉提倡文學，表彰儒術，以收牢籠士子之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由於君王大加倡導，故舉世嚮風。如「世祖之於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欽其學，或愛其詩，皆以特識殊遇，拔自寒微。」（註八）他如高士奇新歲爲人書春帖子，自作聯句，偶爲聖祖所見，大加擊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李良年有詩云：「兒童莫笑詩名賤，已博君王一飯來。」（註九）正足以說明當時士子追求功名，用心詩詞情形。

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己未，大開制科，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嚴沅，吏科給事中李宗孔，推荐竹垞召試博學鴻詞於殿廷，馮相國見其文稱曰：「奇才！」他以一等十六名和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同入選，世稱四大布衣，除翰林檢討，又和所擢五十人，直南書房，共同纂修明史，分撰嘉靖諸臣及文苑傳。屢獲內廷賜宴，且多賞賚，並惠及家族，竹垞都有詩記實。

僅就詞學而言，康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註一〇），已足以開清詞之先，由是士有所勵，不敢自輕，奮而益勤。故清初詞學著述，不管在質與量方面，也都遠超過明。

江浙人才薈萃（註一一），文風鼎盛，兩浙文人多受黃梨洲影響，崇尚氣節，故排滿反清最激烈。於是江蘇、安徽與浙江成爲清初皇帝最注意地區；儘量牢籠當地士子，故海內一統後，士人皆俯首聽

令。朱彝尊在此環境下與二李昆仲力倡詞宗南宋，校刻周密絕妙好詞，提倡雅詞，重視技巧，本意固有微旨。

三、禁止結社

禁止結社是清廷有意箝制言論的措施。原來明朝時，不管是政治舞台上的官吏，或是社會上的知識分子，都好結黨社。仕宦者互相吸引，排除異己，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也把結社當作文人雅事。可以一面學習制藝，揣摩風氣，另則以文會友，擇交知己。據公安縣志袁宏道傳，「袁宏道年方十五六，即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時於學業外，爲聲歌古文詞，已有集成帙矣。」而朱彝尊的伯祖父「茂暉以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好學問、樂取友爲復社宗盟。」（註一二）可窺見明代結社盛行一斑。王應奎「柳南隨筆」云：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

到了明末，門戶各立，規模愈大，但批評腐敗的朝政和忱於國難，提倡讀書報國的精神是一致的。

後來滿清入關，結社風氣仍舊盛行。心念故國的有志之士則藉社盟以暗地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不但在大江以南，就是大河以北，也有結社的舉動。」（註一三）可見社盟之盛，對於這些有濃厚色彩的黨社運動，清廷豈會坐視不顧。龔正燮著「癸巳存稿」云：「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止盟結社。』」可見順治明令禁止結社。因爲禁止結社，雖仍有社盟存在，但政治運

動色彩，讀書救國精神逐漸消失，而恢復到原來純粹學習制藝，以文會友的局面。

對於這種不涉及政治，詩酒流連的社盟，清廷是不加干涉的。例如結社禁令首次頒佈的次年（順治十年），吳偉業即在虎邱會合同聲，慎交兩社（註一四）的士子大會，一時「畫舫鱗集，冠蓋如雲」吳偉業賦「禊飲社集」詩四首，同人傳誦久之。在竹垞府君行述云：「結里中王介人、周青士、繆天自、沈山子及家孝廉近修諸先生以詩歌唱和，遠近稱詩者，咸過梅里就王父。」又云：「留二年（一六五七）交屈處士翁山、陳處士元孝，時曹公領藩粵中，交相唱和。」又明年歸里，復偕曹公及愚山施公、王處士于一、陸處士麗京於湖上爲文酒之會。」即詩酒社盟一種。

這種詩社聚會選在良辰美景之時，於詩酒流連，分題聯吟，交相唱和，難免要「互相評品」，清代詩詞學因而發達。康熙四年，王士禎、陳維崧、冒襄等修禊水繪園，賦詩酬唱，一時也傳爲佳話。蓋聯吟互評之時，或煮酒論詞，或圍爐談藝，評騭古今，各有異同，更能促詞學之發達。

第二節 社會環境的影響

一、詞風興盛

詞之學剝於明，至清而復之，倚聲填詞，作者競起，篇章之富，直奪宋賢之席。

君王提倡，詞籍大量刊行，實促成詞風盛行之因。康熙欽定詞譜，御選歷代詩餘等書行世，已開風氣之先，而康、雍、乾等帝均博學能文，時與臣下酬唱，無形中對詞學起莫大之鼓勵作用。

明人於詞造詣未深，求完善足法者蓋渺，而流傳者復有輕率不精之病。清朝詞人受樸學昌盛，品學惕勵之流風所被。亭林、梨洲、船山、夏峯之倫，或湛深精術，或冥索性天，餘力於詞章，大聲覺醒前代之聾聵，朝氣所驅，俾知名非浪得，學必探源，雖填詞度曲之微，亦有厚薄深淺之等。於是各植根柢，務造精深。自康熙而後，詞律、詞韻、詞話、別集，選集盛行於世，無論質量，或作家之數，均遠勝前人，因此類詞籍之普遍刊行，乃開啟致力詞章之風氣。

至此被認為是小道的詞學，乃漸受重視，浙派治音鍊字的主張，更風靡了大江南北。

二、地域觀念濃厚

清人地域觀念非常濃厚。如江蘇吳縣志：「兄弟析烟，亦不遠徙，祖宗廬墓，永以相寄。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數十家或數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方苞赫氏祭田記謂：「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間，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類此之記載實不勝枚舉。因為地域觀念濃厚，宗族群聚，表現在政治上則民聚爲亂，如苗疆、太平天國的興起。表現在社會上者，則爲宗教，幫會之勃興，如白蓮教、青幫等秘密組織廣受人民歡迎。表現在文學上，則好立門戶，派別林立，如詞有浙江、陽羨、常州等派；詩有格調、神韻、性靈、肌理等說；文有桐城、陽湖等派。

以詞爲例，文人喜好結社，於詞曲流連之餘，難免互相標榜，且念念不忘同鄉，同盟、同行、同年之情誼。如王士禎花草蒙拾云：「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唯幼安爲首，皆吾濟南人。」若厲鶚序玲瓏詞集云：「兩宋詞派，惟吾鄉周清真。」又如朱彝尊孟彥林詞序云：「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爲多，錢唐之周邦彥，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皋，東陽之黃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又如蓮子居詞話，動輒用「吾杭」、「吾浙」等字樣，反映出地域觀念的濃厚。又有以地域編選詞集者頗多，如葉申薌之閩詞鈔，王先謙之湖南六家詞鈔，繆荃孫之常州詞錄，可謂不勝枚舉。而龔翔麟輯浙西六家詞，遂開浙派之先聲。

三、江浙學風鼎盛

據梁啟超的說法：「清代學術幾爲江浙皖三省獨占。」陳鐵凡清代學者地理分布概述云：「清代學者之衆，首推江蘇省，幾占全國三分之一，第二爲浙江省，第三爲安徽省。（註一五）可見江浙一帶學風之盛。李兆洛小湖詩鈔云：

余每憶三十年前吾鄉風俗之美，物力之豐，家有中人產以上，輒豐然向學，子弟之才美可造者，必延名師而教之。